

TTT3
医学悬疑

金奖作品

首届 **TTT3** 悬疑推理文学原创大奖赛金奖、最佳创意奖作品
2009 年度国内唯一一部臻于完美的高水准医学悬疑力作
中国第一部真正开创医学犯罪小说先河之巨著！

药曰◎作品

罪恶医界

ZUI E YI JIE

撕开白色面纱 暴露医界黑手

医学院、解剖室、尸体浸泡室……惊心悬疑案件，撕裂着人们正常的生活，褪皮般的推理，挖出核的腐肉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药曰◎作品

罪恶医界

ZUI E YI JIE



撕开白色面纱 暴露医界黑手

医学院、解剖室、尸体浸泡室……惊心悬疑案件，撕裂着人们正常的生活，褪皮般的推理，挖出核的腐肉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罪恶医界/药曰 著. - 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9.10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62 - 5

I. 罪… II. 药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4995 号

773 医学悬疑

罪恶医界

作 者 药 曰
选题创意 刘 蟒
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
封面创意 刘 蟒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赵东亮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150020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7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4.80 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62 - 5

目 录

CONTENTS

楔 子 时光的碎片	(1)
第 一 章 智障儿童之死	(7)
第 二 章 监护室死灵	(21)
第 三 章 疑案再现	(31)
第 四 章 矛与盾	(49)
第 五 章 拦截运尸车	(73)
第 六 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	(98)
第 七 章 霍乱来袭	(124)
第 八 章 元凶浮出水面	(136)
第 九 章 看不到硝烟的殊死搏斗	(152)
第 十 章 小番茄之迷津	(167)
第十一章 真假女儿	(192)
第十二章 来自国外的黑手	(207)
第十三章 产科医院之疑云	(221)
第十四章 突破口从北美打开	(239)
第十五章 请君入瓮	(259)
第十六章 真相后的真相	(274)



楔子 时光的碎片

1

四年前。美国迈阿密。菲利普斯整形诊所。

六十三岁的整形医师，菲利普斯·萨默尔，三十年前从摩洛哥移民至美国后，就一直从事整形医学，手艺精湛。他名下的菲利普斯整形诊所极少打广告，靠客户口碑相传，许多影视明星都在他的手术刀下获得了满意的容貌。萨默尔医生向来注重为客户保守秘密，尽管他的整形诊所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，但却凭借高昂的收费，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

万圣节后的第二天清晨，萨默尔医师满面春风地走入诊所，今天该为那个新病人拆线了，这意味着马上就能有一大笔美金入账，所以他的心情甚是爽朗。但进了诊所后，他却发现诊所里空荡荡的，几个美艳护士都破天荒未出现在接诊室中。

大概因为昨天是万圣节吧，那些美艳护士们一定玩得太尽兴，所以才没能准时上班。

萨默尔医师是个和善的老头，他也懒得去追究手下们的责任。还是生意要紧，所以他换好白大褂后，便踩着步点走入了病房。

尽管只是家私人整形诊所，但萨默尔医师诊所却设施完备，无菌手术室、中央供氧、单人病房，一应俱全。

萨默尔医师走入病人的单人病房时，看到那个满脸缠满纱布的女人，此刻正焦急地坐在病床边，手里捧着一面镜子，等待着他的到来。在这个女人的身旁，还站着一个满头卷发的男子。这男子身材不高，肤色呈健康的小麦色，留着修建齐整的小胡子，左耳挂着一只镶钻白金耳

楔子

时光的碎片



环，两只手的手指上锃满了钻戒。

这男人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，一看到萨默尔医师，便走上前来询问：“现在可以拆线了吗？”医师注意到，这男人问话的时候，手指微微翘起，媚态尽显。

“这家伙一定是个男同性恋！”萨默尔医师面无表情地猜测。

他点点头，然后拿出了一把经过消毒的小剪刀，说：“现在就拆线吧。我相信，当镜子里出现这位女士的新容貌后，你们一定会满意这次手术的效果。”

一边说，萨默尔医师一边用小剪刀剪开了那女人脸上的纱布。

一张中年女人平凡的脸，出现在医师和那个男同性恋者的面前。她有一张典型黄种人的面孔，脸上略有一些皱纹，但依然能看出这中年女人曾经拥有一副美艳的容貌，只是岁月不饶人，美貌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

如果仅从整形手术的效果来看，这次手术算不上成功。如果做下拉皮手术，再注射羊胎素，绝对可以让这个女人的容貌再年轻十岁左右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个男同性恋者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他捏着兰花指，从粉红色衬衫衣兜里摸出一张照片，仔细看了一眼，立刻高声赞道：“非常棒！你把这位女士的容貌，整形得和这张照片上的相貌一模一样。我非常满意！”

萨默尔医师得意地微笑，等待着这位媚态十足的男客户开出支票。

但只过了五秒，萨默尔的笑容便凝固了。从他的嘴角渗出了一缕殷红的鲜血，他低下头，看到自己的小腹上插着一柄锋利的匕首，整个刀刃都没入腹腔，只剩刀柄露出体外。

匕首的刀柄，握在那个黄种女人的手中。

萨默尔医师颓然倒在地上。当他丧失意识前的一刹那，看到那个黄种女人的病床下，躺着一具尸体——是这家整形医院的那几位美艳护士之一。

2

两年前，海岸市。该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科新生儿监护室（NICU）。

走廊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来苏水气味，每个人都匆匆走过，不敢做任何停留。没有人说话，就算擦肩而过，双方也只是眼神空洞木然地互视一眼，空气里充满不可言说的紧张。这条新生儿监护室外的走廊，仿佛高温天气下的火药桶般一触即燃。

小儿科主任张宇，五十开外，头发梳成考究的三七开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。此刻，他站在医生值班台前，双眉紧蹙地抬起头，透过走廊尽头紧闭的安全门上的玻璃探视窗，他看到一双双焦急的眼神。他知道，那都是新生儿的家长们。

新生儿监护室里 47 个新生儿，几乎同时全部报病危。一想到这里，张宇就觉得浑身如同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，全身上下都麻酥酥的，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。

危急情况是今天早晨被发现的。

按照病案本上的记录，47 个新生儿中，肺部感染 21 例（其中早产儿 18 例，足月 3 例），败血症 8 例（早产儿、足月儿各 4 例），尿路感染 4 例（早产儿、足月儿各 2 例）。

这全部都是感染性疾病。

肺部感染均发生在机械通气后 3-5D（天），表现为双肺呼吸音粗，啰音增多，气管内分泌物增多，多为白色或黄白色黏痰，有时为血性痰；白细胞不高或轻度增高；胸片显示双肺渗出阴影或原有阴影增加。

败血症发病为生后 3-5D 或住院期间突起高热、气促，面色反应差，胃纳减少，腹胀或胃内残奶增多，白细胞及 C-反应蛋白增高，血培养阳性。

尿路感染婴儿胃纳减少，轻度发热，尿白细胞明显增多，尿培养阳性。

47 个各器官尚未发育成熟的新生儿，器官面临衰竭危险，其中早产儿病情更为堪忧。张宇数不清自己今天早晨已经签发出去多少张病危通知书，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劳累，已经熬出了不少血丝。

张宇明白监护室里所遭遇的一切意味着什么。

47 个从妇产科新生儿室转来的重危病儿，随时可能全部死亡。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，那将会是医学史上的耻辱，也会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。从那以后，医院的生存信誉将不复存在——谁能放心把不能言语、不会表达的婴儿交给如同杀人魔一般的医院？

而本院的妇产科和小儿科一向口碑极好，医生护士们这么多年来一



直小心避免着医疗事故和差错。所以，张宇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悲剧在监护室里上演。

张宇合上病案本，嘶哑着嗓子叫手下医生迅速给病危新生儿做细菌培养，希望有针对性地制止感染恶化。

中午，张宇主任收到了医院医务部转来的妇产科与新生儿室的报告。

妇产科关于发病儿的母体报告如下：发病婴儿的母体为试管婴儿、母合并前置胎盘、胎盘早剥、中度妊高症、胎盘功能低下、妊娠期糖尿病各一例，胎盘早破8例。

意即发病原因是由母体造成，与科室操作处理无关。

新生儿室的报告则为：新生儿免疫功能不健全，粒细胞的功能存在不足，免疫球蛋白的水平低，补体功能也有缺陷，特别是皮肤和黏膜较年长儿对外源性抗原有着更高的通透性，未成熟的皮肤屏障是细菌进入体内导致感染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发病原因与子体本身有关，科室操作处理无误。

看完报告，张宇出了一头汗。他知道，妇产科与新生儿室都已经成功地用报告开脱了责任，从这桩重大医疗事件中摘了出来。现在难受的，就是他这小儿科主任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病危新生儿的细菌培养报告送到了张宇的案头上。

克雷伯菌感染！

——这意味着什么？

——这意外着47个新生儿即将面临死亡！

张宇心惊胆战地做出指示，立刻给新生儿病患上大剂量 β -内酰胺类抗生素。也许这样，可以从死亡线上将婴儿们救回来。但是，原因不明的感染还会不会继续出现？张宇不知道，也没有人会知道。

医院感染，可不是小事故。一旦发生，尸体堆积如山，多得连医院太平间都放不下。

更何况现在张宇面临的，是史无前例的婴儿感染，这足以毁掉一所老牌医院。

做完指示后，张宇才发现自己梳成三七开的头发已经是完全凌乱的，这全拜额头渗出的缕缕汗液所赐。

一周前。海岸市。树人小学。

那个眼斜嘴歪的女孩，神情呆滞地走出了学校校门，她的嘴角挂着一串口水，眸子前似乎笼罩着一层怎么都擦不尽的灰，走路的姿势活像一只摇摇晃晃的鸭子。

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跟在这女孩身后，忽然朝女孩的后背扔出了一块石头。石头砸在女孩的后背上，她身体猛然一震，摔倒在地上。等她鼻青脸肿地爬起来向后看去，那调皮的男孩早已跑得无影无踪，而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则没心没肺地大声笑了起来。

“弱智，弱智！吃屎，吃屎！”笑完后，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女孩却没哭，她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愤怒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她拖着两行鼻涕，继续向前走，走了几步，却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。

就在女孩茫然无措的时候，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了她的面前。

车门缓缓打开，一双脚出现在女孩的面前。

“跟我走，跟我走就有糖吃。”一个充满蛊惑的声音，钻入女孩的耳朵中。

那双脚朝前走去，女孩咧嘴一笑，嘴角变得更歪了，流出的口水也滴淌到了地上。她想吃糖，所以她一摇一晃地跟着那双脚朝前走去。

那双脚踏过的地面，变得越来越松软，两旁的房屋，也越来越少。

女孩却一点没注意到自己正走向一个偏僻的角落，她只惦记着能不能赶快吃到糖。

在女孩的面前，突然出现了一道铁门。铁门后，传来古怪的气味，像是石灰。

铁门被拉开了，门轴传来尖利的呻吟声。

面对敞开的铁门，女孩犹豫着是不是该走进去。她正彷徨的时候，一只手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在手中，还捏着一块手帕。手帕中传出一种更古怪的气味，酸酸的，涩涩的。

一嗅到这股古怪的气味，女孩便嚤哼一声，两眼一黑，晕倒在了铁门外。



即使是个智商正常的孩子，也不会知道手帕里传出的是乙醚的气味，她只是个智障女童，又哪会知道那么多呢？

女孩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

此刻，她躺在一堆石灰里，双眼紧闭。四周充斥着一股石灰的呛人气味。

一旁传来“嗤嗤”的声音，是有人在磨刀，磨的是一把很厚很宽的砍柴刀。

磨刀的人戴着口罩，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了一双阴鸷的眼睛。这个人知道，再过几分钟，等刀磨锋利后，刀刃会准确地砍在这弱智女孩的肩关节、髋关节、脖子，以及各个可以下刀的关节。

女孩会被肢解成一块块，最后躺在一堆石灰里，被石灰沤成瘦弱如木乃伊一般的干尸。

磨刀的人想到这里，脸上浮现出诡异邪恶的笑容。

“嗤嗤嗤——嗤嗤嗤——”手中的砍柴刀也磨得更加欢快了。

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

1

海岸市国际机场。

一个面色严峻的年轻男人走出了国际航班旅客通道。他面色沉稳，身形削瘦，穿着一件合体的米色西装，看似一名文弱书生。此刻他拎着一只沉重的行李箱，正直视着前方走出机场。

他知道，不会有人来接他，因为他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天抵达了海岸市。此次到海岸市来，他身怀艰巨任务，他不想麻烦任何人，更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到来。

二十分钟后，他乘坐机场大巴，来到了海岸市市中心的广场上。这里的空气中，氤氲着一股咸涩的海风气息，广场上有小孩在放风筝，有老人在打太极拳。但他却眉头紧蹙，仿佛从这片祥和的氛围中隐约嗅到了死亡的气味。

这年轻的男人在广场站了几分钟后，便悄声对自己说：“嗯，我得先让自己安顿下来。”

然后他缓缓转过身，踱出广场，走进了附近一家房屋中介所，他需要赶紧找个地方住下。

他不想住酒店，他讨厌那种被服务员窥视的感觉，那总会让他觉得自己似乎被人监视了。他宁愿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屋，不用太大，不用太豪华，只要干净，住着舒服就行了。

哦，对了，这间屋一定得靠近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越近越好。



房屋中介公司里，坐在电脑前的房介小妹低垂脑袋，眉头紧蹙，似乎心情甚是不爽。从被屏风隔断的里间里，传来某个男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，声嘶力竭。

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这家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，正在怒骂手下不知怎么做好生意吧。摊上这么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，也难怪中介小妹会如此情绪低落了。

年轻男人向房介小妹提完自己的要求后，小妹在电脑上敲打了一番，然后有气无力地抬起头，爱莫能助地说：“真是对不起，医科大学附近没有等待出租的房源……”

年轻男人有些失望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听到被屏风隔断的里间里传来一个男人的怒吼：“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？我这店铺迟早会毁在你们这帮废物的身上！谁说医科大学附近没有房源？”

随着怒吼声，一个五大三粗的彪形汉子从里间里冲了出来。这汉子有张极其凶恶的脸，鼻孔朝天，眼如铜铃，他大声叫道：“有间房，就在医科大学家属小区里，精装修，带电器，五通，而且价格合理……”

年轻男人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面向凶恶的汉子，蓦地一惊。他发现这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竟是一个自己认识的人。而在两人对视的同时，那五大三粗的汉子也不由自主张嘴叫道：“啊——江洋？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三年前不是去英国攻读法医学博士了吗？”

这个叫江洋的年轻男人也不由苦笑道：“三年了，我这法医学博士也读完了，当然也就回来了。”然后他话锋一转，反问道，“杜单，你不是去加拿大蒙特利尔攻读微生物学博士了吗？怎么回来开房屋中介公司了？”

这杜单年龄与江洋相仿，也是三十出头，却剃个平头，长了一张极为凶悍的脸。他那裸露在袖子外的上臂上，纹着一条喷火的龙。乍看之下，杜单并不似中介公司的老板，而更像为帮会收取烂账的古惑仔。

听了江洋的问话，杜单脸上露出一筹莫展的神情，黯然答道：“土匪，你还不知道学微生物的，毕业即失业吗？在国外学这方面的人全是中国人，职位却僧多粥少。我回国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好的工作看不上我，差的工作我又看不上。所以我干脆只好骑驴找马，先照顾一下家里的店铺。”

大学时，杜单老是从江洋的名字联想到大盗，又从大盗联想到了土匪。所以同窗几年，他一直将江洋称呼为土匪。

江洋这才想起，过去读书时的确曾从杜单嘴里听说过，杜单家里开了连锁房屋中介公司，生意很是不错。据说杜单的家人一直希望他去读商科，毕业后好来掌管家里的生意，但天知道为什么这个面相凶恶的家伙却喜欢学医，甚至还读到了留洋博士。

不等江洋说话，杜单又抛出了一连串问题：“土匪啊，三年前你从海岸市医科大学研究生部毕业后，怎么突然想到去英国进修法医学呢？以前你本科、硕士都是在医科大学里读的临床医学，突然间转专业，可真让咱们这帮朋友跌破了眼镜呀！”

江洋只好笑道：“做法医好啊，不用担心麻醉师用的麻醉剂剂量不足，病人会在手术过程中突然醒过来。”

“哈哈！”杜单上前一步，朝江洋胸口捶了一拳，说，“要是你的病人醒了，那不叫麻醉剂量不足，叫诈尸！”

两人同时笑了起来。

江洋和杜单在海岸市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，就是同班同学，住在一间寝室的上下铺，关系本来就相当好，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不过硕士毕业后，江洋就去了英国，后来听说杜单去了加拿大，两人便断了联络。

没想到三年后两人竟会在一间房屋中介公司里偶遇，而且一个人成了法医，另一个人则成了房屋中介公司的小老板。真是造化弄人，让人不得不感慨万千。

一番寒暄过后，杜单执意要请江洋吃饭，但江洋却惦记着租房的事，于是径直问道：“你说在医科大学的家属小区里，有一套出租屋？”

杜单耸耸肩膀，啜嚅着答道：“是有一套，可是刚才我没想到是你要租房……那套房不太好的……”

“怎么个不好？我要求不高的，只要靠近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有张床能睡觉就行了。”

“呃……那是一间凶宅，真的不太合适……”

“凶宅？”江洋脸上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。

2

这套凶宅，以前的主人名叫郝田炯，是海岸市医科大学的副教授。



过去，这位郝副教授也教过江洋和杜单的本科课程。记得这位老师每逢上课必点名，考前绝不会透露半点考试内容，阅卷也不近人情，常常阅出59分的变态考分。

江洋读书用功，成绩一直很好，所以对郝副教授没有什么看法。不过杜单就没那么用功了，必修课选逃，选修课必逃，只是凭借惊人的记忆力，每次大考前突击看几天书，就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考核。

但因为缺课太多，郝副教授把杜单记在了黑名单里，就算杜单每次的考试成绩很是不错，他也会在评语里指出杜单如果不是逃课太多，成绩一定会更好。

一年前，医科大学基因工程学院进行人事制度改革。此次改革中，教授的实际薪水将与职务挂钩。已经评定职称的人员如果不能获得“良”以上的学生教学反馈评价，就要顺延下一级职称聘用。

所有的教师都有些紧张，明明学院里有这么多人，岗位却太少，很明显是学院想借机削减人员。郝副教授更是深受其害，知道自己的学生教学反馈评价肯定不会高，像他这样每节课都点名的正经老师，是不受学生欢迎的。

一周时间，评估就完全结束了。事实上在这次评估中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实质，全部内定。郝副教授在这次人事改革刚开始的时候，就不出意料地知道学生反馈评价对自己的打分很低。他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被聘用，日后只能拿最低额度的讲师薪水。

他心里很是不爽，于是干脆趁此次机构改革，申请去学校科研院。他有学历，也熟谙科研工作，公平竞争的话，一定可以把现任科研院处长竞争下去。

那段时间，他一直忙着整理自己的论文，可是等到答辩那天，却没人让他交任何个人资料，他精心准备的答辩更是再无后文。到了宣布那天，他看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，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一切结果都是领导内定的。

因为这事，他也把学院的岗位竞争错过了，两头都不讨好。

无奈之下，郝副教授只好去了既忙且得罪人又不落好的教学事务部。

以前，郝田炯好歹是教研室组长，现在因为不懂所谓竞争上岗的内部猫腻，反而丢了西瓜。大学里有的是人才，强制分流到教辅系列都不够分，他这冤大头却自己主动放弃，学院也乐得顺坡下驴，把他踢了

出去。

郝副教授初到教学事务部，许多业务都不熟悉，正赶上全国大学英语统考准备考试的时刻，把他忙得像个孙子。他都 50 岁的人了，心里很是憋屈，但考虑到女儿正上大一正需要钱的时候，又不能赌气辞职，再难咽的气也要把它吞下去。

终于忙到学期末，放假后教学事务部工会选了一家度假山庄过集体生活，其实就是大家聚众玩乐一番。

度假山庄里有一片柑橘林，林里有砂糖橘可以自助摘。工会替每个教师交了钱，每个人都可以在果园摘一箱橘子。年迈的郝副教授好容易摘了一箱，却因为箱子底不太结实，又是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，郝副教授不小心一个趔趄摔倒了，人和橘全部四散，撒落一地，。

周围的人哈哈大笑，却没有谁来帮郝副教授捡拾掉落的砂糖橘。郝副教授牙齿流着血，半天才爬起来，一个一个捡着掉在地上的小橘子。其中很多砂糖橘都被来往说笑的人踩了个稀巴烂。当郝副教授捡到最后一个砂糖橘时，手被一只女式皮鞋踩到了。那女士皮鞋上钉着铁钉，踩得郝副教授的鲜血直流。

晚上在餐厅里聚餐，白菜萝卜的上了一桌。好不容易来了一盘蟹，一桌 11 人，盘子里却只有 10 个蟹，轮到郝副教授时，只有空盘子了。郝副教授看着空盘子发愣，却看见一个老师不爱吃蟹，还没动筷就直接扔进了垃圾碟。

他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倒不是为争个蟹吃，而是一股被蔑视和羞辱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。

回到家后，郝副教授筋疲力尽想要休息。他老婆看到橘子，便不住大声埋怨他摘的橘子太烂，还不如她在菜场买的好。郝副教授想发作，但是忍住了……老婆是家附近中学的化学实验课教师，也有同事住在这幢楼里。郝副教授担心被她的同事看笑话，从来没敢大声反驳过老婆的意见。

吃饭时，老婆端上来的竟是蟹。郝副教授刚想拿一只，手背就被妻子打了一下，让他让给她们母女吃。平日里他都已经习惯家里都让着老婆孩子，但是今天女儿住校不回家，一盘子蟹老婆都不让他动。

郝副教授突然跟以前不同了，有一些火正在心里慢慢蕴集着。

饭后，老婆让他打扫卫生，扫地的时候，郝副教授看到沙发底下躺



着几只散落的蟹腿。他正弯腰去捡的时候，老婆扔在沙发上的手机却突然响了，老婆慌张地去接听手机时，高跟鞋一下子踩在了他手上。白天还没有愈合的旧伤，顿时鲜血如注。郝副教授想让老婆去找块创口贴，却听到老婆不住大声说：“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搞脏地毯了！”

心里那股火终于冒了起来，无法抑制地汹涌燃烧。

郝副教授突然如同疯了一般，扑上去掐住妻子的脖子，死命地掐住不松手，直到看到妻子脸色都紫酱色了，才颓然的坐在地上。他没有害怕，也没有后悔，就那样坐着，手上的血沾了老婆一脸一身，地毯上全是血，他自己身上也全是血。

“我就搞脏了地毯，买了烂橘，怎样？谁能把老子怎样？”他喘着粗气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这句话。

最后，他拾起沙发底下的那只蟹腿，塞进了嘴里，慢慢吮吸着其中的滋味。

他老婆却躺在地毯上，再也没有了呼吸，脸色越来越黑……

3

“土匪，这样的凶宅，你还愿意住吗？”杜单坏笑着问。

江洋没有回答老同学的问题，而是沉默良久，然后说：“郝副教授杀妻案，虽说看似与旁人无关，没有人会因此负上刑责，但事实上他是因为在重重的心理迫害之下，产生的情绪突变使然。”

“心理迫害？”

江洋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这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，既没有违反法律，也没有直接唆使他人犯罪，但心理迫害的威力却是最为持久的，而且能够层层叠加。就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崩溃。”

杜单也禁不住叹了口气。有时想起那位迂腐的郝副教授，杜单也会心中暗自神伤的。

“这不会是第一例心理迫害引起的案件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例。”江洋自言自语喃喃说道。

但在这时候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竟然会一语成谶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再次遇到一例与心理迫害有关的案件。

见老同学的神情如此黯然，杜单还是岔开了话题，说：“要不，我另外帮你找套房吧。”

江洋却回过神来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就住郝副教授留下的那套房。我们学医的，难道还会怕冤魂索命？”

杜单也笑了。他坦诚地告诉老同学，因为郝老师杀妻后，他被判死刑，无人再如期缴纳按揭款。所以那套在医科大学家属小区里的房子被银行收回，并委托杜单家的房屋中介公司进行出售。

现在钥匙就在杜单手里，江洋随时可以拿走钥匙，房租象征性地给一点就行了。

因为在中介公司的电脑档案中，这套房一直挂在“待售”的文件夹里，所以刚才中介小姐在“待租”的档案中未能找到资料。

屋子里什么都有，只需打扫卫生，拎包即可入住。

尽管是“待售”，但凶宅肯定是一时半会卖不出去的，所以暂时拿出来租几个月，银行也不会知道，而且还可以凭空为公司带来一点利润。

这样的房子，江洋当然要租下。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才不相信凶宅之类的鬼话。

租房的事解决了，江洋心里的石头也落回了原处，于是顺口问：“我们以前班上还有哪些人留在海岸市？”

杜单搬着指头说道：“我们班上除了我之外，就只有沈洁音与司徒还留在本市。沈洁音硕士毕业后留在医科大学的检验研究所里，而司徒改行了，做医药代表呢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哪天我把他俩约出来，大家一起见个面，喝个小酒？”

“哦。”江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。

“对了，土匪，你知道吗，墨儿也在本市……她本科毕业后，凭着她姨父的关系，进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在中医研究所里……”杜单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张口说道。

“别！别说她了！”江洋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杜单的话，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

杜单却没心没肺地说：“嘿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土匪以前你暗恋墨儿这小师妹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人家墨儿不仅漂亮，还冰雪聪明，谁让你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表明心迹？哼，早知道你这么胆小，我都去追她了！”

